

# 中國大陸對台灣文學研究概述

林佩蓉

## 一、前言

2017年中國對台灣文學的研究概況，以期刊論文、專書為主要觀察資料，依照台灣文學史發展的時序，從古典文學到現當代。較之2016年，現當代的研究仍然集中在幾位熱門的作家，如白先勇、三毛、余光中、王文興等人，而建立現代主義小說文本分析的夏濟安及夏志清，因為書信的出版，而吸引不少探討；然最值得留意的是對於華語語系的論述研究，在中國研究範疇中已是一個觀察重點。而出生台灣、出版事業也在台灣，而後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成員的陳映真，因適逢陳映真80週年誕辰之日，中國也有不少研究與討論。以下將就幾個重點，概述2017中國對台灣文學的研究樣貌。

## 二、從華文論述觀看「反離散」

史書美於本年度出版的《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一書，成為中國學界用以比對華文發展的對應標靶，對於離散的研究，追究台灣是不是屬於「海外華文」、是否是在「中國霸權」下的討論，歐陽月姣在〈「本土」如何「跨國」——當台灣文學遇上華語語系〉（《華文文學》2017年2期，頁38-73）在以上的脈絡下閱讀史書美這部嘗試以突破華文中心及華文霸權的專書，並企圖將台灣的本土論述成為史書美全書「反」這個動詞的推動者，或者支持者，歐陽一文將論述的

線拉到跨出台灣與中國的視野，評論史書美這部書的侷限性，而以這樣的論題延身出的是「華語」、「華文」的疆界為何。

中國學界在近年來已確認了「世界華文文學」足以框限中國以及其所認為所屬之境的華文文學及其相涉市場。古遠清〈台灣文學是「海外華文文學」嗎〉（《文藝報》，2017.06.12）一文，企圖釐清當前「海外華文文學」與台灣文學的概念。在古遠清的研究中，世界華文文學分為兩部分，一是中國文學，另一是海外華文文學，台灣是包含在前部分中，因此被「驗證」無法成為「海外文學」的一部分；而後者則包括了「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越南、柬埔寨、緬甸、文萊和東帝汶等國家的漢語文學創作；蒙古、日本、朝鮮、韓國等東亞華文文學，也是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區域。海外華文文學其次是指歐洲各國、北美洲和南美洲各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及其他國家的華文文學。」古遠清是對台灣文學有高度關注的中國學者，然其對於「華文語系」的理解，仍在其既定的框架下，所有的論點即在這樣的基底下推演，所能發展的空間自可預期。朱雙一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學科創立前史——「保釣」後旅美華人的「新中國」認同熱潮與文學交流〉（《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7年3期，頁16-36），提出葉嘉瑩、於梨華、聶華苓等在先在台灣發

展的作家來到中國，「開啟了當代台港、海外作家與大陸文壇交往的序幕」。朱雙一認為聶華苓在愛荷華大學舉辦的「中國周末」等活動，使台灣與中國作家在發現彼此的存在，而包括聶華苓在內的於梨華、白先勇等台灣留美學生的作品最早在中國刊出並開啟了當勢「台灣文學熱」，推動了相關學科的建立和發展。朱雙一認為這是「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學科創立之前史。在同期刊物上還有楊洪承的〈華文文學的邊界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問題〉等，另有圓桌論壇討論「海外華文文學創作的現狀與困境」。

李鈞的〈專題研究：深化台灣新文學研究的最佳路徑——以「1926-2016：台灣小說中的『中華敘事』研究」為例〉（《山東大學學報》2017年3期，頁122-130），提出中國新文學史的前提，是對台灣文學進行深入的專題研究，並在兩岸文學平行研究基礎上完成文學史編年對接。通過梳理1926-2016年間台灣小說看到「台灣新小說的題材變化、藝術進步、文體嬗變、觀念變革等具有明顯階段性，既有面向世界藝術的開放性，也與大陸文學形成了源流、融會、反哺與互動關係」，李文主在期待一個書寫「真正具有整體觀念的中國新文學史」時刻到來，卻也意識到台灣具有多元的主題類型差異。此外如黃一、黃萬華的〈文圖：文學史敘述的新途徑——以戰後至1970年代的台灣、香港文學為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10期，頁57-65），談論了台灣與香港在華文文學市場上的位置。

### 三、關於「陳映真現象」

適逢紀念陳映真八十冥誕，本次統計

資料中，計有將近三十篇與陳映真相關的文論，顯見陳映真研究在中國的重要性。此外在3月18-19日由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主辦的「鞭子與提燈：陳映真文學和思想」學術研討會，兩天議程共計四十多名學者和文藝工作者出席，以文學、社會、歷史、政治等視角，進行研討。議程分為6個場次，分是：「陳映真的現實主義」、「陳映真的文學與實踐」、「陳映真與左翼」、「文本內外：小說的政治性」、「青年論壇」、「圓桌討論」，出席的人包括長期觀察台灣文學整體研究的黎湘萍、朱雙一等人。這場研討會會後，俞巧珍於《台灣研究集刊》2017年3期發表〈「鞭子與提燈：陳映真文學和思想」學術研討會綜述〉一文，其文論分作「從憂鬱到理性的寫作者」、「孤獨前行的思想者」、「人間愛的實踐者」3章，從陳映真的小說藝術創作，以及文學思想，串聯到他對於生命的看法，在此次研討會中，也再度探究了奠定陳映真作為一位重要的左翼報導文學者地位的作品——《人間》雜誌。這場研討會有個重要的結論：「陳映真素有『台灣的魯迅』之稱，他的文學創作、思想文化論述以及社會政治實踐，他的『左翼』理想主義與『民族統一』的信仰……」都在其文學與社會參與上得到驗證，黎湘萍說「他留下的與其說是積累於那個時代的一筆寶貴遺產，毋寧說是根植於那個年代的一粒不死的種子」，確實也貼切的形容那曾經衝撞體制與威權的陳映真。

有關陳映真研究的專題，另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6期、《文藝爭鳴》2-3期及9期、《文藝理論與批評》1-2期及6期、《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期等至少10種期刊

都有相關論述。其中趙稀方的〈今天我們為什麼紀念陳映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6期，頁91-100、199）較深刻的分析陳映真的左翼以及社會主義思想，相較於當前的中國充斥於世界的高度資本主義，陳映真與時代存在著落差，那麼陳映真之於中國，他的思想價值何在？趙稀方認為如果持續從中國意識出發，能夠談論陳映真的視角無非是在「左」或右（文中的左是加了引號），除此之外就是文化保守主義，但在中國，沒有人認為陳映真與中國文化有什麼關聯。因此在趙文中提到必須回到「台灣歷史經驗的獨特性，建立一個新的觀察視角」，這個獨特性就是殖民地境遇，所謂的殖民，包括了對美國與日本的「新殖民主義」以及當代文化帝國主義、消費主義。趙氏的確看到了陳映真所憂慮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所建築出的新式壓迫體系，在1959年開始所發表的小說，都在關心人道主義以及省籍關係等主題，而陳映真的殖民主義批判與思想達到高峰，是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從此陳就在「台灣結」與「中國結」，台灣文學的附屬性中奮戰。本文以具台灣歷史脈落的軸線梳理了陳映真思想的階段與變化，在結論中提到中國當紅的作家阿城、張賢亮、陳丹青、王安憶，在中國境外與境內遇見陳映真，在對話中產生距離與困惑，都有其先天時代的限制，趙稀方最後如此作結：「陳映真的歷史經驗較我們提前20年，台灣七〇年代已經開始反省工業化，中國大陸直至八〇年代才開始改革開放，所以阿城等人不能理解陳映真，……陳映真給我們提供了晚清以來中國一直最為匱乏的批判殖民性的視角……」而這是中國一直都不能真正理解的。

#### 四、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現代主義作家先行

如往年般，當代作家的研究仍是大宗，其中又以王文興、白先勇、余光中為最，而奠定這些現代文學評述的夏志清、夏濟安，因著《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的出版，掀起文壇對夏志清、夏濟安的研究熱潮，白先勇也在悼念夏志清的文章中尊稱夏氏兄弟是他們那個世代的文學啟蒙老師。關於夏志清的研究，有從創作角度對夏志清小說進行品評者，也有以兩人的日記、書信等「私領域」作為研究，這些論文包括孫連五〈一篇被忽視的現代小說——評夏濟安的〈傳宗接代〉〉（《華文文學》2017年5期，頁110-115）、徐敏〈當年風華正茂——私人書寫中的夏濟安〉（《南方文壇》2017年2期，頁74-78）等。

白先勇的研究始終是一個焦點，2016年白先勇在台灣出版《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後，在2017年的中國學界引起不少討論，例如劉俊〈從「單純的懷舊」到「動能的懷舊」——論《台北人》和《紐約客》中的懷舊、都市與身份建構〉（《南方文壇》2017年3期，頁154-157）、陳紅〈從本雅明「廢墟」美學看白先勇《台北人》〉（《華文文學》2017年1期，頁109-117），借助班雅明《德國悲劇的起源》觀點，對照白先勇《台北人》中的現代性；龔剛〈論白先勇小說的佛性與現代性、唐明星〈邊緣世界裡的人性探索——《孽子》、《品花寶鑒》中同性戀書寫之比較〉（《小說評論》2017年4期，頁195-201），對同性書寫的關注；丁盛〈論白先勇的「崑曲新美學」〉（《文藝理論研究》2017年3期，頁37-43）就戲曲領域的文

化實踐等探究；此外被中國評論者認為較新的切入點者，有張志國〈大學場域中白先勇的文學存在〉（《華文文學》2017年1期，頁105-108）從傳播學的角度：專業傳播者、通識教育傳播者與作家自我傳播三種管道對白先勇在中國及澳門高校中的文學存在方式進行考察；計紅芳〈漢語新文學史框架中的白先勇〉（《廣東社會科學》2017年6期，頁161-166）將白先勇的文學評論性質的散文創作、創辦《現代文學》、推廣崑曲等文化活動同文學創作一併納入觀察視野；陸正蘭的〈論白先勇小說中音樂—空間的社會象徵意義〉（《當代文壇》2017年3期，頁71-73）考察了音樂作為一種「多情境符號」在參與建構白先勇小說中的社會文化空間時發揮的獨特作用；龔剛〈「中年危機」敘事的早期範本——楊絳、白先勇同名小說《小陽春》比較分析〉（《揚子江評論》2017年4期，頁83-90），以文本比較的方式對《小陽春》進行了新的主題開掘等，中國不同世代的學者對白先勇研究投以關注，是白先勇作品在中國暢銷的最好例證。

白先勇之外，其他如余光中、王鼎鈞、朱天心、施叔青、席慕容等人，也有相當的篇幅，在本年鑑所挑選的資料中，收錄了103種期刊，近三百篇的文論中，除了上述的陳映真、夏志清、夏濟安之外，就是對余光中等人的作品為多，針對余光中的研究較2016年來得多，應為余光中辭世之故，主要論其散文與現代詩的作品，長期關注余光中作品的黃維樑有兩篇文章，都是發表在《華文文學評論》2017年1期：〈為李白、杜甫造像——論余光中與唐詩〉、〈到高雄探望余光中先生〉，為余光中的詩學歷程，作了完

整的梳理。

博士論文部分，本文所選錄的6篇，以電影、劇本研究為多，與期刊論文的議題大有不同，計有及鵬飛〈李安電影敘事觀念研究〉（上海戲劇學院戲劇與影視學科）、陳文梓〈論台灣現代劇場歌仔戲劇本創作〉（上海戲劇學院戲劇與影視學科）、李天星〈戰後台灣地區的台灣史研究（1945-2010）〉（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梁豔〈海峽兩岸生態文學中的「水書寫」〉（山東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所）、劉曉華〈林海音研究〉（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周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華語青春電影研究〉（山西師範大學戲劇與影視學院）。

## 五、小結

在本年鑑所能收集的資料中，除了中國學者古遠清教授慷慨支援中國境內研究台灣文學的資料目錄外，另由幾個資料庫如「中國學術文獻網路出版總庫」、「萬方數據庫」等網絡系統進行查收，針對與往年不同者進行評述，亦對普遍出現討論的作家作簡要說明。雖然如此，筆者知道這仍是中國學者評論台灣文學的一部分而已，尚有文章基於篇幅以及所討論的重點，未能列入且進行討論。小結2017年中國對台灣文學的研究，華語文學、陳映真現象以及歷久不衰的白先勇等現代主義作家及作品論，是最集中的亮點。